

蟋蟀的吟唱

□王松筠

夏天的莲花湖畔,有虫鸣,其声如“于——”,它比金铃子的鸣声高昂,比油葫芦的鸣声低沉,比风吹瓷瓶的余音还要袅袅。我循声而去,拨开草丛,企图一探究竟,虫鸣马上停止;当我若有所失,转身离开后,小虫子仿佛知道警报解除,马上亮开歌喉,重新“于——”地吟唱起来。像是远听山歌,平添无穷野趣。

有人说这是蚯蚓唱歌,有人说是蟋蟀唱歌。打开电脑搜索,内容形形色色。昆虫学家的介绍让我茅塞顿开:蚯蚓没有发音器官,蚯蚓不会鸣叫,我们听到的“于——”的虫鸣,与蟋蟀一样,是雄性蟋蟀的音挫与刮声板的相互摩擦之声,它是雄性蟋蟀的特有情歌。

心中有底,兴趣大增。我打伞赶到莲花湖公园,在梅雨中独行,由西往东,围湖而走,再次聆听蟋蟀的深情歌声。

就在这里!我蹑手蹑脚地弯下腰去,侧耳听听,好像在左,再侧耳听听,又好像在右,拿根枯枝往草地上一戳,声音没了。干脆掀开草皮,拿根枯枝戳一个洞,再戳一个洞,结果,既没看到蚯蚓,又没看到蟋蟀。我把草皮盖好,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又是一处虫鸣。循声而去,跨过水洼,爬上山坡,足足走了五六十米,最后来到一片桂花树林。这里有枯枝,有败叶,有藤蔓,还有几株花白的野生菌。那小虫精得很,不等我侧耳,它已无声无息。我多么希望它的歌声能响起来,以便准确定位。但小虫似乎在暗中盯着我,它屏气凝神,和我玩起了沉默大赛。我束手无策,回到环湖路

与二三昆虫对视

□王太生

起床,开灯,眯着惺松的眼,寻找一只蚊子。它细脚伶仃地攀在帐沿上,待伸出厚厚的手掌去拍它时,它又从旁边溜掉了。被蚊子扰醒的人,又恼又急。

可是有人看蚊子非但不恼不急,还看出情趣,这个人便是姑苏的沈三白。他在《浮生六记》里把该死的蚊子想象成“群鹤舞空”;把蚊群冲烟飞鸣想象为“鹤唳云端”。

虫子有近视、青光、散光、老花吗?大概是有的。比如,青蛙,鼓着一双大眼睛看不清静止的东西。儿童画画,常常让青蛙戴上一副大眼镜。青蛙戴上眼镜,面前的池塘草色,才渐渐清晰。所以,沈三白又说:“余常于土墙凹凸处,花台小草丛杂处,蹲其身,使与台齐;定神细视,以丛草为林,以虫蚁为兽,以土砾凸者为丘,凹者为壑。”瞪大一双眼睛如铜铃,与二三昆虫对视。

蝉,这小东西,眼珠鼓凸,羽翼透明。我在少年时,曾在家

上。

沿着大理石路面继续由西往东,路边又有好几处歌声悦耳,多因杂草丛生而难以下手。直至绕湖大半圈,过了烧烤店,来到儿童溜旱冰的台阶附近,一支迷人的旋律正在响起:“于——”。

真是太好了。这里没有杂草,仅有碗大一块积水,两块小小的石头平躺在淤泥中,那个魂牵梦萦的声音就从石缝中冒了出来。我缓缓蹲下,就像儿时逮蟋蟀似的,两眼直勾勾地盯着,轻轻搬开石头,一个棕黄色的身影猛然冒了出来,哈哈,一只土狗子!它正惊慌失措地狼狈出逃。

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土狗子就是蟋蟀,但当它真的出现时,还真有点肉麻。它那圆圆的脑袋、短短的前翅、长长的身躯、肥嘟嘟的屁股,还有那笨拙而竭力爬行的模样,很难想象它是虫类中的一流歌手。

所幸眼见为实,这土狗子就是刚才深情演唱的情歌王子。虽然它飞不高、游不远、爬不快,但它的歌喉却充满诗意,特有韵味。

于是,我用小石头把土狗子拨到大路上,一手撑伞,一手用手机给它拍照,它拼命爬动,身体扭来扭去,怎么都对不准镜头。情急之下,我咬着牙一手摁住它,捏起它的屁股,准备拍张特写,没想到它猛然回头咬我手指,吓得我连忙扔掉。眼睁睁看着它急匆匆地爬进花坛。

此事还有后续。第二天傍晚到超市购物,经过那个小花坛,再一次听到“于——”的吟唱,声音有点嘶哑,大概是为它拍照时受了点伤。也正是如此,其声更有磁性、更有禅意,让我久久难忘。

乡小城的西门外,骑墙捕蝉。西门外,有一墓园,围墙边遍植垂柳,我手举一根细竹竿,仰脖朝天,与蝉对视。蝉贴在一棵歪脖子杨柳树上,纹丝不动。偶尔,顶风撒下一丈尿,弄得我一头雾水,灰头土脸。那时候,捕一只蝉,我会端详它微若尘粒的小眼睛,竟有透明液体,缓缓涌动。蝉也在看我吧?

小螳螂随一阵桅子花风,吹落在阳台上。小螳螂,目光如炬,浑身透绿,是一只顶真、较劲的小昆虫。小小身段,那么嫩,那么绿,透视出淡红色的筋络。刚出来没几天,就学会“螳臂当车”,这大概是一出传统折子戏,在这个草木茂盛季节忘情上演。

昆虫有昆虫的肢体语言。蚊子叮人,不分贫富贵贱;青蛙合唱共鸣,乡野好声音;小螳螂恃有利器,自不量力。

天热时看几只虫子,自在清凉。你看虫子时,虫子也在看你。你看虫子,很小、很小;虫子看你,却是一个很大、很大的庞然大物。虫子在想什么?它们眼神清亮,没有功利,不卑也不傲。



木刻《公园一角》【美】C·图尔托克

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3号

隔壁的敲门声

□丁维香

租住在老小区的一楼,房子结构很奇怪,邻居的进户门挨着我的卧室,墙壁又很单薄,所以邻居进出的动静我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隔壁住着七八个饭店打工的小青年,每天凌晨四五点钟,我还在睡梦中,就常常会被次第而响的关门声惊醒。接下来,一直到深夜,一会儿就会传来“哐哐”敲门的声音。关门也像是跟门有仇似的,使劲摔,会把人吓一跳。尤其是晚上,饭店收工晚,从八九点钟到十一二点钟,陆续回宿舍,回一个敲一通,肆无忌惮、疾风暴雨式的。

要软边

□谷万中

如今的南京,四面八方的人才、俊杰纷纷涌来,于是,新、老南京人的概念自然生成。若要判断是新南京人还是老南京人,只要来到分布各处的鸭子店,立刻就能见分晓。

购买的时候,口口声声说买“烤鸭”,注定是个老南京,说要买“烤鸭”者无疑是“老外”。买鸭子还有玄机,精明的主妇自有“小九九”,说成来个“小半只”的,十有八九是个新居民,说是要“软边”的,无疑是个原住民。“小半只”也好,“软边”也罢,自然是骨头少些的那半只。

说软边者,必定是老南京没错,但也有例外。我当年就因为不知道“软边”为何物

有朋友来玩,有点替我受不了,婉转地给他们提了意见,但一切依然如故。我猜想,可能是他们老板出于方便管理,不允许一人一把钥匙;或者是年轻人性子急图简单,懒得自己掏钥匙开门;也许干脆就是习惯。不管是什么原因,这恐怕不是一两次提醒能够改变的。

住在这么一个“大杂院”里,就别想奢望清静。不妨学学张爱玲,张爱玲喜欢听市声,她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一文中说:“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、听海啸,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。”所以,我学会了在频繁的敲门声中看网上网、吃饭睡觉,岁月静好。

而被妻子嘲笑过。

那次我外出办事,妻子嘱我回来顺便带些盐水鸭,还特别关照:“要软边!”来到鸭子铺前,望着堆成小山似的鸭子,想起妻子的“嘱咐”,我傻眼了。自行车胎有“软边”“硬边”之分,可鸭子是怎么区分的呢?问人吧,有点难为情。正在为难之际,恰巧站在我前面的一位看起来很精明的中年妇女对老板发话了:“来半只,要软边。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待她称毕,我连忙胸有成竹地紧接着说道:“就要剩下的这半个。”心里暗自庆幸,这“软边”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回到家,后面的事情也不要啰嗦了,大家都能猜得到,阿是的?

微观



佛手瓜

潘新日

第一次和佛手瓜结缘,是在一位朋友家里。院子里一大片绿叶之中,挂着一只只玲珑可爱的瓜,不知道是什么仙果,便谦卑地讨教。他告诉我,这是佛手瓜。那一个个低垂的青果,多像握紧的拳头,就连一根根指头都依稀看得见。我惊叹于造物主的神奇,虔诚地向主人讨要了种子。

开春时节,一场细雨之后,我在院墙边种下佛手瓜。夏天,青绿的藤蔓沿着墙头伸展,爬满了竹架。佛手瓜开花了,一律是小五角星,黄莹莹的,笑脸迎着你,满怀丰收的喜悦。秋天,那青枝挂上了果,碧绿的佛手瓜在全家人的期盼中握紧了拳头,绿莹莹的,像温润的小碧玉。后来,我才知道,佛手瓜有很多名字,如合手瓜、合掌瓜、拳头瓜、福寿瓜、万年瓜等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佛手瓜这个名字,吉祥如意。

浇花

辛夷

夏天的黄昏,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就是到院子里浇花。太阳已隐落西边,但天空还是明晃晃的,但不管了,赤脚穿着凉鞋,拎着喷水管就在院子里浇开了。一日炙烤,杂草清了,泥地有些泛白,树倒是纹丝不动地精神,但那些花草草都蔫得不行,即使躲在背阴处,叶子也都耷拉下来了。水,浇灌出去,望着水珠在叶片上弹射跳跃,心里也会有舒坦湿润的感觉。

当然不会忘了,往自己赤着的双脚上浇灌几下,水滴顺着小腿流下去,淹湿了地面,差不多以为回到了从前,从前小时候,天井,葡萄架,太阳花……

乌镇印象

朱文杰

趁着周末,我走进了乌镇这个千年水乡,小桥流水、黑瓦白墙,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乌镇的河虽不宽敞,却很诗意。置身船上,听着船橹有节奏的划水声,看着街上长长的烟雨廊棚,恍若在梦中一般。长廊彼岸,是错落有致的灰白色老屋,就像我城郊外的外婆家。老屋高翘着古色古香的马头墙,上面稀疏地爬着藤蔓,宛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。各式石桥连接着河道两岸,桥上的游人,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,我们在不经意间成了人家的风景。桥两侧是整齐的黄石驳岸,上面生长着一簇簇绿苔,让我感觉到一点世事沧桑的味道。

望着窗外飞快向后退去的平畴绿野,觉得乌镇是一首诗,更像是一壶酒,悠悠清醇让人陶醉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